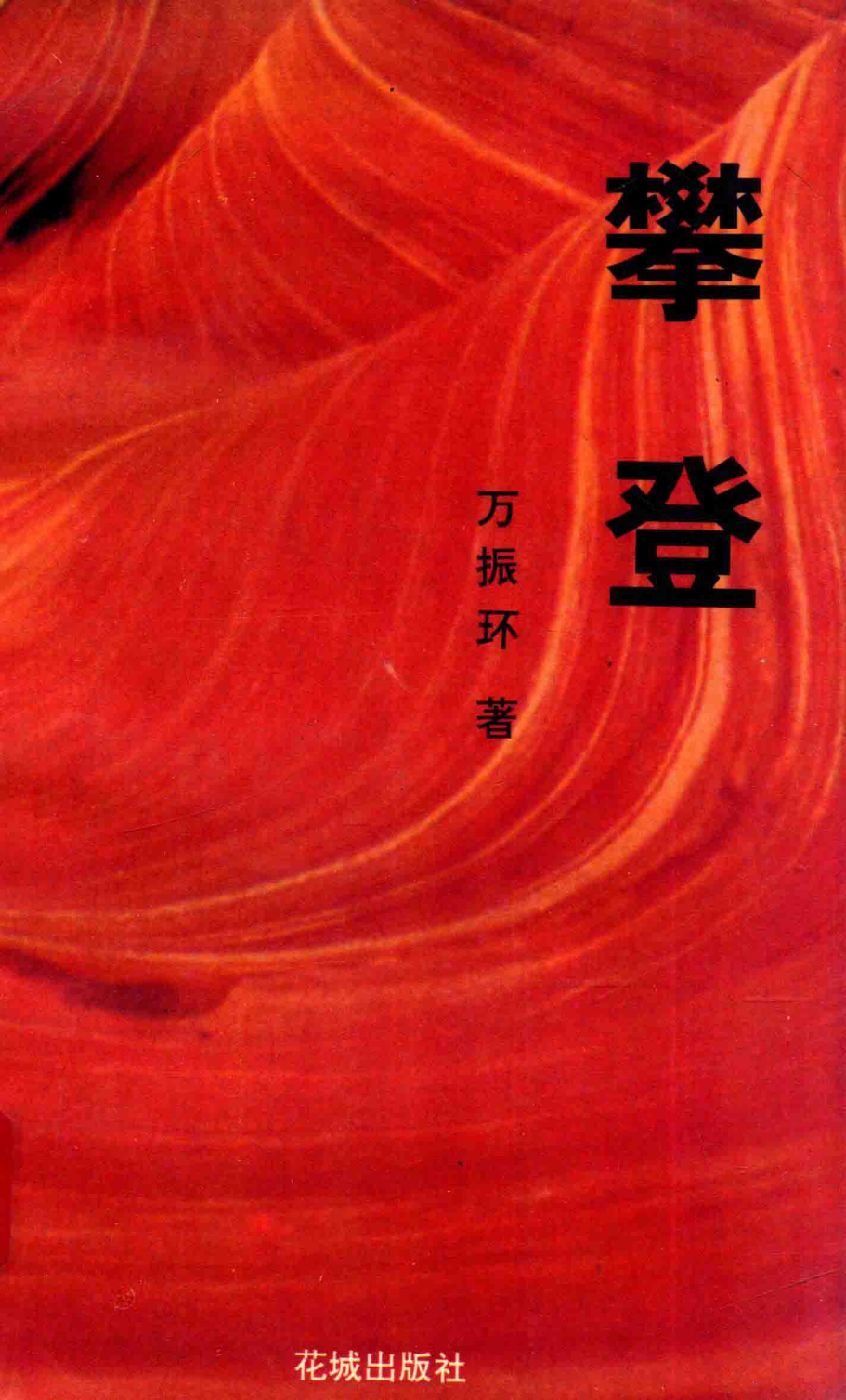




攀

登

万振环 著

花城出版社

攀 登

万振环 著

广东文学节办公室主编

粤新登字 05 号

攀 登

万振环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州市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25 印张 2 插页 98000 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5360—1989—0

I·1690 定价 4.50 元

献 辞

陈国凯

举办广东文学节是个创举！

提倡文人有文，文学有节；反对文坛上的庸俗作风和市侩主义！

在严肃文学困坐愁城，低俗出版物得意扬眉之际；当文学圈子还咀嚼着个人小小悲欢吁长嗟短之时，广东文学节着力组织广东作家面向时代、面向社会、面向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生活，认真撰写作品，并筹资将数十本反映现当代生活的作品一齐出版推出，不失为一种壮举！

时代呼唤文学；文学呼唤正气；文学呼唤大风之歌！

鲁迅的文学精神应该写在广东文学节的旗帜上，写在广东作家们的心坎里。

文学之树长青！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道路
可走的，只有在那攀登上不畏艰难
险阻的人，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

这是 1957 年 5 月中旬的一个夜晚。

四周没有一丝风。天气闷热得像个大火笼。蚊子在室内外嗡嗡地叫个不停。人们吃过晚饭，洗完澡，穿着木屐，手摇着大葵扇，纷纷到围龙屋门前的石禾坪上乘凉去了。他们在那儿天南地北地闲聊着，往往一直要聊到夜深天气凉了才回去睡觉。

万民没有这份闲情，他又端坐在一张旧书桌旁开始苦读了。

他是一个 18 岁的小青年，生得中等身材，斯斯文文，一张椭圆形的脸孔，两道秀气的眉毛下面，闪动着一双机灵聪慧的大眼睛；他的头发乌黑发亮，从来没去理发店烫过发吹过风，可他留的分头却像波浪一般，有一种朴素的自然美；他说话细声细气，对人彬彬有礼，见到乡亲们脸上总是洋溢着一种美美的微笑。怪不得村里人没有一个不夸他的。

他天天冒着酷热在苦读，人们也许会以为他只是喜欢看书而已——其实不然，他是在准备报考大学呢。

报考大学？如果他是一名高中毕业生，谁也不会感到惊奇；然而，偏偏他是个初中毕业的回乡知识青年，这就不能不使人惊诧万分了！

近两年来，万民心中有一个光辉的憧憬——那就是考上大学，将来当个作家。

他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已经将近三年。他是1955年初中毕业的。他念的这间中学名叫水寨中学，是本县颇有点名气的中学，创办已有80年的历史，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质量很高，几十年来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走向社会。万民在这儿念了三年，一开始他的每门学科成绩都很好，而且是全面发展的；他的语文水平特别高，几乎每次作文都是贴堂，被任课的胡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的同学面前进行宣讲。那一年纪念“五四”青年节，学校举行全校性的作文比赛，分成高初中两组。万民参加初中组，一举夺得第一名。胡老师高兴极了，公开预言：万民同学将来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但是，当作家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容易成功；不过，“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关键在于个人的努力。从此，“小作家”的雅号便在同学们中传开了。万民感到脸上非常光彩，暗暗朝着文学方向前进。

他常常跑图书馆，借了好多书回来，都是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一有空就看，看得如醉如痴，看得废寝忘餐，甚至连早晚自修课也捧着大部头在啃；他被书中的人物故事吸引住了，他被书中的丰富多采的景象迷住了，他对这些著名作家崇拜得五体投地，梦想着有朝一日他也要写出一本或几本大部头，上面印着自己的名字，像砖头一样摆在书架上，跟这些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家的著作并排站立在一起，嘿，这才够荣耀呢！这才不枉虚度此生哩！

由于他被文学迷住了，对其它功课就不大感兴趣，所下的工夫很少，这样，成绩就免不了每况愈下。班主任胡老师找他谈话，询问他为什么成绩上不去？万民直言不讳地说：“老师，我准备将来做作家，近来看了不少文学书籍……”胡老师微笑说：“你的成绩一落千丈，我已经猜到了七八分，果然是严重偏科所造成的。”万民说：“老师，我觉得当作家，学不学数理化都不要紧，只要多

读文学作品就行啦。杜甫不是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吗？”胡老师一本正经地说道：“错啦！作家应该是个知识渊博的人，除了文学艺术外，其它历史地理、数学、化学、外国语言等等，都应该懂得才好（最好能精通）。你看，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这些文学大师，哪一个不是博学多才的呢？如果没有渊博的学问，他们在文学上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你说对不对？”万民信服地点点头。胡老师接着又说：“万民同学，你对文学特别爱好，从小就树立将来要当一个作家的理想，应该说是很好的；但是，当作家一定要打好基础，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学好你的各门功课要紧，还不是忙于去写作，写作那是以后的事。我要提醒你从现在起，立即扭转偏科现象，把各门功课的成绩搞上去，对于你来说，这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你能做得到吗？”

万民心里明白：胡老师是在婉转地批评自己了，总的说来，老师严格要求都是为了自己好，他没有理由不接受；但他并没有完全想通：北京有个刘绍棠，上中学时就开始发表作品，被人们誉为“神童作家”，他是个中学生我也是个中学生，为什么他能写作品我就不能呢？为什么会招来老师的批评呢？别管他，我得走自己的路，风吹浪打不动摇！当然，我的学业不能有所松懈，每科能拿到 70 分也就差不多了。不然的话，准又会挨批评的。

万民把胡老师的忠告当成耳边风，平日对正课学习采取应付式的态度，主要精力仍然放在阅读文学书籍和“创作”上面。这样，在升高中的统一考试中，万民理所当然地“名落孙山”了。

万民没有考上高中，没有丝毫的悔恨和难过，恰好相反，他心里非常坦然、愉快。他想：文艺理论家们不是异口同声地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吗？我不上学了，正好，我回故乡去，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一边“体验生活”，在农村泡它几年，准会有收获的。他跑去向胡老师辞别。对于万民的落取，胡老师深为惋惜，此刻他

却紧握着他的手，热情洋溢地说：“人各有志。你下决心要走文学道路，我也不反对，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不过，你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搞创作是异常艰苦而又复杂的脑力劳动，不容易成功，不要怕失败，可慢慢练习，不要有好高骛远的思想，……”万民点点头说：“请老师放心。”胡老师想了想又说：“你这次回乡，不要摆出‘我是来体验生活的’样子，你应当首先是来当农民的，和乡亲们交朋友，虚心向他们学习，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喜怒哀乐，这样，经过较长时间的体验，有些事情确实感动了你，你就把它写出来，也许会变成一篇好作品。好吧，我等着在不要太久的将来，在报刊上读你的好作品！”万民激动地向老师洒泪而别。

万民扛起行李，告别了母校，踏上了回乡的路途。

万民的家乡在粤东农村的韩江上游。那里山多田少，一条名叫琴江的小河从西南的山峡冲出，湍急地往东北方向流去。万民的家就在琴江旁边，被一条弯弯的河堤围护着，这个村子共有十多个居民点，人数达到4千多；万民家在第二居民点，这是一个围龙大屋，坐落在一片田畴之中，算起来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第二居民点也有60多户人家，三四百人。由于人口日见增多，不够居住，人们便在大屋后面的空旷地搭起茅屋——万民住的正是一间最靠东北边的茅草房。

“阿民，你回来啦？高中考上没有？”母亲迎住他问。

“没有。”万民摇摇头，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回答。

“什么！没考上？！你怎么……”母亲本想说“那么笨”，又怕儿子受不了，于是话到嘴边忙又咽了下去。伤心的泪水扑簌簌地流了下来。她一边掉泪一边喃喃自语地说：

“三年前，你考上初中，我们作父母的心里多高兴！家里穷，供不起你念书，妈就靠养鸡供你上学，实指望你能从初中升到高中、大学，将来吃碗清闲饭，不用在农村使犁头，滚一身泥巴，想

不到，唉！……”

这时，从隔壁那间茅草房里走出一位年过半百、身材精瘦的老人，他便是万民的父亲万超群。他原是个教书先生，后来在50年代初受村里一个所谓的“反革命案件”的株连，结果被清洗回家。他不会干田里的活，但是村里最有学问的人，平日乡亲们写信或写请柬什么的找上门来，他总是有求必应。因此，他成了本地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只见他走到老伴面前，摇了摇手，微微笑了笑说：

“孩子他娘，孩子刚到家，你别说埋怨话了。那么多人参加考试，国家就取那么少学生，总是大部分人上不了学。我看孩子是尽了力的。别再怨三怨四了。再说，我们两个孩子，一个已经在外边工作，留一个在身边也不错嘛。”

听丈夫这么一说，万民的母亲思想拐过弯来了。其实她是爱子如命的，哪会过分责怪自己的儿子呢！她帮儿子铺好床铺，又特意跑进厨房，煮了两只荷包蛋端到儿子的面前。万民吃了一只，留下一只递给母亲：“妈，您吃吧，我吃不下了。”不是吃不下，他是有意让给母亲吃的。母亲温柔地望着他说：“孩子，你没考上高中，妈不怪你，也是，考试这个东西，谁能意料到呢？好马有时也会失前蹄嘛。”

母亲这么安慰自己，万民却深深的感到内疚。他没有考上高中，辜负了父母亲的热切期望。他不由得对自己有几分生气了：我没有考上高中，都怪自己偏科现象太严重，以致……唉，事情已经过去，任你怎么后悔也没有用了！命运注定我不是读书的“料”，我就只好在农村寻找出路；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路就在自己的脚下。……这么一想，他的心胸豁然开朗了。

他以一个崭新的姿态，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新的生活中去。

村子里有文化的人不多，万民回到家乡，受到乡长兼党总支

书记李林的热烈欢迎。李书记亲自登门看望，拉着他的手笑呵呵地说：“阿民，你能响应党的号召，愉快回到家乡来，太好啦！我们正需要你这个‘秀才’呢！”万民心里很是感动，便说：“李书记，我是个初出茅庐的学生，什么都不懂，有什么工作适合我干的，请只管吩咐吧。”李林告诉他，目前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全国各地兴起。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全国 5 亿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但是，小农经济的劣根性是根深蒂固的，要说服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很不容易，这就要靠我们的思想工作做到家。“这样吧，今晚我们召开党员扩大会议，请你列席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党员积极带头投入农业合作化运动。重要的是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这回呀，你这个‘秀才’可有用武之地罗！……”

党的信任和培养，使万民的心情激动得久久无法平静。他果然以全部身心和满腔热情投入了这场伟大的运动：他忘不了，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他站在明亮的汽灯下面，操着浓厚的学生腔，向坐在围龙屋门前石禾坪上的几百名父老乡亲宣传农业合作化的情景；他忘不了，利用一个个夜晚，挨家挨户串门，去说服那些心存顾虑不愿入社的单干农民，真是说到唇焦舌烂呢！他忘不了，为了配合对农民进行农业合作化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他遵照乡党委的指示，带领以青年团员为骨干的文艺宣传队，深入到各个居民点，演出各种文艺节目，书写各种宣传标语，印发各种宣传资料，取得显著的效果；他忘不了，他被选为农业社的副社长，在赤日炎炎似火烧的下午，带领社员们挑水上岭抗旱保苗，浑身汗流浹背，终于晕倒在地；他还忘不了，有一次，社里一个年逾 80 的五保老大娘病倒在床，他特意熬了一碗鸡汤端到床前，一口一口喂给她吃。老大娘伸出一双枯瘦的手，紧紧拉着他的手，感动得热泪盈眶地说：“孩子，你的心肠真好！”老大娘逝世后边，他亲自为老人捧香炉送葬，俨如亲生儿子一般，大受乡亲

们的赞扬，一时在远近乡村传为美谈；……一桩桩一件件，如今回想起来，犹如昨日发生的一般。真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

一眨眼，万民回乡已经半年多了。

繁重的工作和体力劳动，加上每晚看书看到深夜，每天睡不到 5 小时，还有营养也跟不上，万民的身体日渐消瘦，他开始咳嗽，起初以为是热气发作，他并不在意；母亲弄了一些青草药煮给他吃，丝毫没有见效；半个月后，他的咳嗽愈加厉害，还微微伴随有发烧、夜间出盗汗的现象，没办法，他只得到县人民医院去诊治。经过 x 光透视，他得了肺结核病。这种病，在现在看来是一种很普通的疾病，但在 50 年代却是一种挺可怕的病症。李书记得知后，亲自带了营养品和水果前来慰问，叮嘱他好好休息，把病养好再工作。

万民只有兄弟俩，哥哥当时正在天津念大学。当他获悉弟弟患了重病，立即写信来安慰他，鼓励他用顽强的意志战胜疾病；哥哥是个调干生，每月有几十元津贴费，为了挽救弟弟年轻的生命，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每月从自己的津贴中抽出 40 元汇给他做营养费。万民接到哥哥的信和汇款，感动得眼里闪着泪花，深深感谢胞兄恩比天高的手足之情。母亲把这笔钱一分一毫都用在儿子治病和买营养品上面。每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起床，来到相隔一里的小圩镇上，买三两新鲜猪肉回来，或蒸，或煮，弄给儿子吃。一年 365 日，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天天如此，毫无怨言。在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下，加上有效的药物治疗，万民的病竟一天天好转起来。

经过整整一年的疗养，万民的肺结核病终于得到了痊愈。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为了消磨光阴，当然也是他本人的爱好，他看了不少中外文学作品，为他 5 年后勇敢地报考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说养病，他也不能一天到晚闷在房子里，应该做些

轻微的劳动。于是每天早晨和黄昏，乡亲们经常能见到万民，一手牵着一头黄牛牯在路旁放牧，一手拿着一本书在阅读。人们不由地称赞：“阿民真勤奋呵！”怪不得后来他的第一个恋人，亲昵地送给他一个外号，叫“饲养员”。

在万民养病的日子，党团组织并没有忘记他回乡以来的出色表现。一天，李书记来看望万民，一进门便兴高彩烈地说：“阿民，我向你报喜来啦！”万民有几分愕然，母亲在一旁问：“李书记，有什么喜可报呀？”李林说：“大娘，团县委表扬你的儿子啦！”说着，把手里拿着的一卷东西展开，原来是“青年团五华县委员会奖状”，只见上面写着：“万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青年团的教育下，发挥了社会主义劳动热情和爱国主义热情，在生产战线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并在各种运动中起着带头推动作用，特颁发奖状，以资鼓励。希望保持光荣，再接再厉，为创造新纪录而奋斗。”

万民捧着奖状，心里热呼呼地，有几分腼腆的说：“李书记，其实我只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工作，组织上就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

李林莞尔含笑道：“你干的很出色，希望你继续努力，但也要注意身体。党总支研究过，想让你担任团总支书记，管一管青年团的工作，不知你的意见怎样？”

“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万民不假思索便说。

李林满意地点点头：“大娘，你的儿子真是好样的！……”

当时正值各级政府正在酝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换届选举。乡里召开的有各界代表参加的民主协商会上，大伙一致赞成万民可以作为第二届乡人大代表的候选人。李书记点点头说：“选得对，选得准。我完全同意。”

果然，万民光荣地当选为第二届河口乡的人民代表。在乡人

大第一次会议上，他又被选为乡人民委员会委员、出席第二届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所有这些，都在万民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年来的体验观察，使万民对农村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他感到乡亲们非常淳朴，待人十分真诚，至于勤俭朴素、吃苦耐劳等等的美德那就更不用说了；当然，他们身上也有一些落后的思想意识，这是毫不奇怪的。他利用养病时间写了一篇生活小故事，名叫《和解》，寄给县报编辑部，不料大受编辑赞赏，没几天便发表出来了。这篇东西在同年底还被该县文联评为表扬奖。文章只有五六百字，不妨抄录在下面供读者欣赏一下。

和解（生活小故事）

万 民

下午，突然起了狂风暴雨。

第二农业社社员阿发伯犁完田，赶着一头牲口回到牛棚下面，拴好绳子，替牲口抹干身子，然后转过身来，抬头望着雨雾茫茫的天空，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嗨，好大的雨啊！……”

突然，他发现对面岭上好像有一头牛没牵回来。他生怕看错，于是手搭凉棚又仔细看了一看，没错，果然是一头乌牛牯。阿发伯勃然大怒，骂道：“他妈的！是哪个缺德鬼干的好事！？只顾自己不淋死就好了！……”说着，拔腿就要去把它牵回来。

“他爹，那是运忠家的呀！”老伴走出来叫道。

“是他喂养的？……”阿发伯迟疑了一下，又说：“管它是谁喂养的，都是集体的嘛！”说完，重新钻进雨幕里。

阿发伯和运忠原是一对好朋友。在旧社会，两人同过甘苦共过患难，亲如兄弟；解放后，两人一起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生活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了。农业合作化风暴吹来后，运忠迟迟不肯入社，还是在阿发伯苦口婆心的规劝下，才硬着头皮入社的。可是，运忠老头觉得入了社不自由，常常讲些怪话，特别是干活不顾质量，常常偷工减料，有一次，当场受到阿发伯的严肃批评。运忠心里怨恨老朋友不留情面，从此便对他生下嫌隙。平日两人路上见了面，活像贴错的门神。

今天运忠老头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是去犁田的，但他干不到一半，又跑去湖里摸鱼捞虾了，丢下牲口在岭上挨雨淋。等到他从湖里爬上岸来，跑到岭头，才发现乌牛牯不见了！他心里十分惊慌，要是牲口出了事，他拿什么去赔偿？他跌跌撞撞地往回跑。

“阿忠在家吗？”忽然外面有个声音说。运忠走出来一看，他的“冤家”阿发哥牵着那头乌牛牯，喂得饱饱，身子抹得干干净净的，给他送回来了。

运忠老头顿时心里热呼呼地，半天说不出话来。

从此，这对“冤家”和好了。

现在看来，这篇习作虽然文笔尚嫌稚嫩，但这是万民的真正的处女作，因此还是颇有意义的。万民看到自己写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印在报纸上，该有多么高兴啊！他把文章看了一次又一次，好像总是看不够似的；因为看的次数多了，他甚至已经能倒

背如流了！他把报纸拿给父亲看：“爸爸，我写了一篇小文章，您看看吧。”说完把报纸放下便赶紧退出来了。父亲曾经是他的启蒙老师，他把自己写的不成器的东西送给父亲看，特别是在上面印有自己的名字，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跟父亲住的茅屋紧挨着，他那个房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闲间”——就是说，每日每时都有好多兄弟叔伯进来聊天。这时有人进来了，父亲便把报纸递给那人看，那人看了连声称赞：“写得不错，写得不错！”父亲却淡淡地回答：“过奖，过奖。其实也不怎么样。后生仔刚起步，不要吹得过了头。……”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开言道：“文章我看过了，嗯，就照这么努力下去吧。你可以把文章寄给你哥哥看看。”万民点点头答应了。

过了五六天，万民便收到哥哥发来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

弟：

你的来信刚刚收到，我以第一时间给你复信。一口气读完你的作品《和解》，我实在太高兴了！我为我有这么一个会写一手好文章的弟弟而感到自豪！你的理想不是将来做一名作家吗？我完全相信，你是会成功的，一定会成功的！

从你这篇文章的水平来看，你的语文程度、文学水准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应届高中毕业生。因此，我建议你明年去报考大学，你虽然没有念过高中，但可以“以相当于高中毕业程度”的资格参加报考。你就报文科，文科不用考数理化；至于外语，你没有学过可申请免试。考文科，只考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这些课程，你可以向人借来自学。

我为什么建议你去报考大学呢？因为你的理想

是当作家，但你仅有初中程度，无论知识面和写作技巧都还有相当的差距；我想如果你能有机会进大学深造的话，几年过后，一定大有长进，那时再来搞创作，成功的把握就很大。

这些话供参考。有何想法请来信。

祝你

健康！

你的哥哥

1956,7,15

万民读罢哥哥的来信，不禁吓了一跳：“哥哥叫我去考大学？！嘿，我可不敢哩！即使敢去，明年无论如何也来不及呀！只能过几年看情况再说吧。”

“阿民，你的意见怎样？”父亲问。

“现在不行，还是以后再说吧。”

这时，母亲进来了。万民有几分兴奋地说：“妈，哥哥来信了。”

“讲什么？”

“哥哥叫我去考大学。”

“考大学？你够胆吗？”母亲问。

万民摇摇头：“不敢。我又没有读高中，哪敢呢？”

父亲说：“我们客家地区，山多地少，哪怕家里再穷，也要想方设法供自己的子弟上学念书，只有读书才能走出乡村，走向城市，摆脱贫穷。你哥哥说的在理，我也希望你能去考一考，碰碰运气也好。你不妨考虑一下。”

万民笑笑说：“考大学，老实说，我从来没有想过。”